



□ 裴泽庆

2004年至2008年，我有幸在中央党校读书，那一段难忘的读博时光时时在脑海里闪现，校园里郁郁葱葱的一树一木、泛着历史印记的一碑一石、总是令人想念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镌刻进泛起荣光的毕业证和博士照里，成为闲暇翻看、拨冗思忖的美好回忆。作为一名党校人，伴随着从事党校教育20多年的匆匆脚步，一种浓浓的中央党校情结愈发彰显，特别是每讲好一堂课、每写完一篇文章时，都会不知不觉钩沉我对职业幸福感和崇高感的内心追问：这种动力来自中央党校的浸染和熏陶，因为那里是我心中神圣的学术殿堂。

对中央党校的仰慕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那时的梦想就是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2003年底，我有幸入选四川省首批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比较政治学专业研修一年。因北大校内不好安顿访问学者住处，继续教育学院便把我们安排在西苑的一处旅馆里。尽管这里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不算太好，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离中央党校很近。每到傍晚，我都会迎着从香山上倾泻而下的夕阳，沿着中央党校南门朝着颐和园的方向步行，为的就是看一眼静卧路边、令人心生向往的中央党校校名石。耳塞里响着当时的一个流行乐曲《黄昏》，眼前掠过一片片园林风景，信步来到校名石前忍不住驻足张望，看着那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和笔直的门前大道，心里想：要是能考进中央党校攻读博士该有多好啊！这种愿望强烈吸引着我、激励着我，我紧紧抓住脱产访学的有利时间，给自己立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誓言，拿出“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的恒心和毅力，终于把愿望变成了美好现实。回想起当我接到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至今仍能燃起一丝青春的激动。

第一次手持学生证走进中央党校正门的感觉真是令人终生难忘。雄伟庄重、巍巍伫立的党校主楼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和崇拜，错落有致、风格迥异的亭台楼阁园林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情愫，朴实端庄、不失灵动的大礼堂

倏然间把人的思绪带到延安时期，沉稳典雅、熠熠生辉的实事求是碑石仿佛随时给人浇筑蓬勃向上的斗志和不尚空谈的精神。一切都是那么庄重、威严，自然与人文交织而生的政治底色和学术气息扑面而来，令人禁不住闭上眼睛大口呼吸、张开手臂尽情拥抱。徜徉校园的时光是愉悦而又沉甸甸的，细细品来有一种历经春播秋收带来的获得感。记得开学第一周是党性锻炼课，第一次聆听到关于党校的历史、党校的职责、党校人的情怀，特别是听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关键时期恢复党校的初心和希望时，我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要做一个献身党校事业的踏实党校人。第一学期的课程安排得饱满而紧致，让我们浸润学术素养的课大体有三种：一是大报告，二是年级大课，三是专业课。最令人受益的是党校的大报告。端坐在庄严肃穆的党校大礼堂里，有幸聆听中央领导同志、党和国家机关负责同志、著名专家学者关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治和学术前沿的报告和讲解，真有一种给理论插上实践的翅膀、给实践注入时代力量的强烈责任感。记忆深刻的一次，是聆听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吴官正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大报告，同学们接到通知后都非常兴奋，为此做了不少听前预习功课，课后全班还进行学习交流 and 讨论。对于一群莘莘学子来说，这场大报告无疑是一堂影响至深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课，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反腐败是一场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斗争，还使我们明白如何为政、做人、干事，从而更加充满了坚定不移反腐败、永葆清正廉洁作风的信心决心。后来我又专门买了一本吴官正写的《闲来笔谭》来读，了解到他的求学、成长经历和工作心得体验，体会到他的人生感悟、政治情怀和为政之道，不由对“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印象特别的一次，是聆听杨春贵副校长关于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年级大课。直到今天，脑海中仍依稀闪现当年的课堂场景，老校长手无片纸、声若洪钟的讲课风采赢得博士生们的声声赞叹和雷鸣掌声。特别是他从哲学高度

讲“战略思维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最根本的特征是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方面、各阶段之间关系以达到全局的最佳关系”，让我们一下子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战略思维不只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讲的，只要是领导干部都要学会从整体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只有增强全局意识、战略思维，才能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自觉服从服务大局。感悟深远的一次，是聆听卢先福老师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专业课。那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卢老师把党的执政能力置于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有效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大背景大视野下来审视，可谓站位高远、视野开阔、分析深刻，让我们对执政能力建设 and 执政规律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立项主持的国家课题和“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都与此有关，主研参与调研和撰写的《地方党委加强执政能力研究》，还获得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

党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像学员论坛、运动会、集体登长城、踏雪游圆明园、骑车上英语课等这些活动，今天想来仍然记忆犹新、回味无穷。令人心灵震撼的当是参观党校校史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任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中央党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突出党校教育特色和优势，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积累了丰富办学经验。校史馆用一组组数字、一幅幅图片生动记录了党校发展历程。记得在一幅“1943年10月中央党校举行纺线比赛并评出突击手”的图片前，我们驻足沉思、浮想联翩。这一时期正是毛泽

东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期，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这幅图片用无声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革命年代，党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确立的校训，第一时间在党校教员那里得到贯彻和实践，从让我们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润物无声，党校姓党、党校教师姓党的政治意蕴不言而喻，由此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党校不是一般学校，党校教育培训对象不是一般学生，这样的‘不一般’对党校师资的要求也不一般”的深刻理解。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1933年创办于中央苏区到今天，中央党校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光辉足迹。因为希望和追求，我走进党校求学，打下了理论基础，强化了政治历练；又因为践诺和实践，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我继续扎根于四川省委党校，专心从事干部教育教学工作。2014年我走上了领导岗位后，有机会参加了中央党校举办的全国党校系统校长研修班。当以校长研修班学员身份逐步校园时，顿生许多感慨：置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员就是党校这个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地中的一颗小水滴，浸润着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光辉，映照着重党的干部成长的党校力量。

今年恰逢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以一颗感恩的心串起珍珠般的点滴回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正因为中央党校秉承着党的事业血脉，赓续着党的优良传统、流淌着党的红色基因，才使得那里的一切始终是那么的神圣庄严和令人景仰，那是一座永远闪耀着红色图谱的学术殿堂！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二级教授〕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党校情缘——学员眼中的中央党校

（上接3版一条）

谦逊豁达自省的为人之道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吕振羽特别谦虚豁达。吕振羽是西周封建说的首创者，但他从不以此居功自傲。在谈到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时，他认为范文澜德高望重，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应该把范文澜同志的名字放在前面”。对于战国封建论的首创者郭沫若，他总是用敬佩的语气称赞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多次主张学员和历史教研室同志们好好学习郭沫若的史学著作。

吕振羽虚怀若谷，对自己的研究始终秉持开放态度，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论著和观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成书于1940年，1961年

三联书店对此书修订再版。在再版序言中，吕振羽提到，这本书已经有20多年了，有一些错误的措辞，还有不少重要缺落，都应一一修订。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吕振羽也在不断反思。在《简明中国通史》中，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范雎、张仪评价不高。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他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范雎和张仪搞的连横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自己从前在书

中对他们的评价有不妥之处，希望以后把那些字眼改一下。可见，他随时保持一颗自思自省的心。

吕振羽的一生，始终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在任何环境下不改变自己对于历史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追求。他在史学研究的田野上，树起了不可逾越的丰碑，在中央党校的教学实践中，展现了诲人不倦的德业风范，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怀念。

（上接3版二条）

政治文明、政治文化、行政伦理研究。出版的专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全面阐述了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及其历史发展。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从政治文明的理论范畴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体制文明、政党政治文明、政府治理文明、政治选举文明、政治决策文明、政治监督文明等领域的发展，系统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体系。出版的专著《政治文明的文化视角》，通过对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政治文化流变轨迹的描述，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走向。出版了《行政伦理概述》，这是我国第一部行政伦理学研究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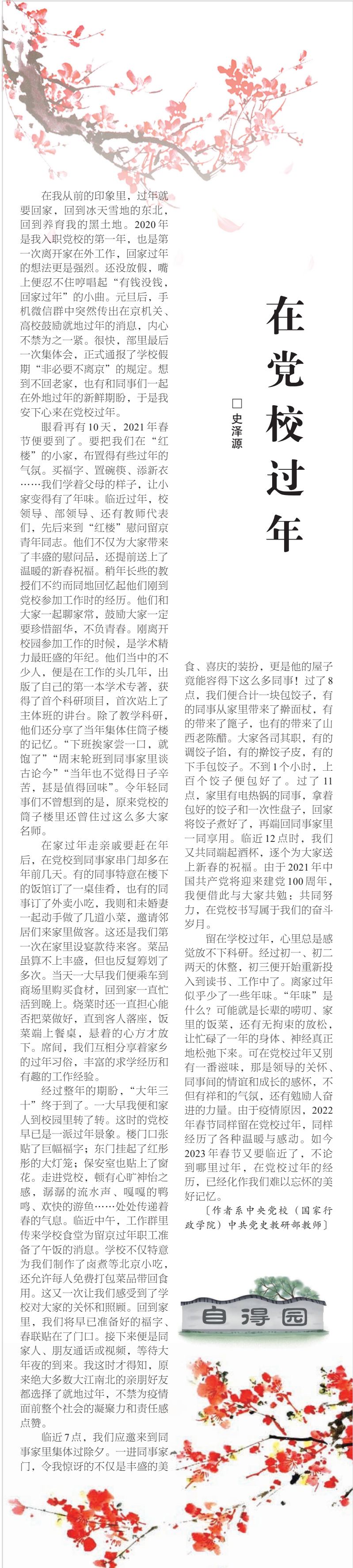
政治学话语体系研究。主要围绕“解构西方话语”和“构建中国政治话语”进行了方法层面的学术研究，从制度复杂性的角度入手，为分析国家治理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情境—理论—工具”分析框架。

学科未来发展规划

政治学将围绕党中央关于加强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政治发展道路、国家治理、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等中心工作和战略部署，结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关于政治和法律教研部的机构定位，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为目标，建设一支政治性强、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年龄结构合理的政治学人才队伍，推出遵循学术规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党校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材，巩固和健全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依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治国理政丰富理论和实践成果，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建构、政治制度优势、党内法规、历史政治学、中国传统文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比较政治学、传统政治智慧、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特别是国家治理、民主政治、权力监督等领域形成特色学术品牌。为此，将进一步加大对教研部内部政治学与法学两大学科的整合力度，通过主体班教学、研究生教育、课题研究、教研室活动、学术会议组织、社会调研等多种形式，将政治学、法学两大学科的学术力量、课题资源充分整合，形成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产品。



在党校过年

□ 史泽源

在我从前的印象里，过年就要回家，回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回到养育我的黑土地。2020年是我入职党校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次离开家在外工作，回家过年的想法更是强烈。还没放假，嘴上便忍不住哼唱起“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小曲。元旦后，手机微信群中突然传出在京机关、高校鼓励就地过年的消息，内心不禁为之一紧。很快，部里最后一次集体会，正式通报了学校假期“非必要不离京”的规定。想到不回老家，也有和同事们一起在外地过年的新鲜期盼，于是我安下心来在党校过年。

眼看再有10天，2021年春节便要到了。要把我们在“红楼”的小家，布置得有些过年的气氛。买福字、置碗筷、添新衣……我们学着父母的样子，让小家变得有了年味。临近过年，校领导、部领导、还有教师代表们，先后来到“红楼”慰问留京青年同志。他们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丰盛的慰问品，还提前送上了温暖的新春祝福。稍年长些的教授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他们刚到党校参加工作时的经历。他们和大家一起聊家常，鼓励大家一定要珍惜韶华，不负青春。刚离开校园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学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便是在工作的头几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获得了首个科研项目，首次站上了主体班的讲台。除了教学科研，他们还分享了当年集体住筒子楼的记忆。“下班挨家尝一口，就饱了”“周末轮班到同事家里谈古论今”“当年也不觉得日子辛苦，甚是值得回味”。年轻同事们不曾想到的是，原来党校的筒子楼里还曾住过这么多大家名师。

在家过年走亲戚要赶在年后，在党校到同事家串门却多在年前几天。有的同事特意在楼下的饭馆订了一桌佳肴，也有的同事订了外卖小吃，我则和未婚妻一起动手做了几道小菜，邀请邻居们来家里做客。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在家里设宴款待来客。菜品虽算不上丰盛，但也反复筹划了多次。当天一大早我们便乘车到商场里购买食材，回到家一直忙活到晚上。烧菜时还一直担心能否把菜做好，直到客人落座，饭菜端上餐桌，悬着的心方才放下。席间，我们互相分享着家乡的过年习俗，丰富的求学经历和有趣的工作经验。

经过整年的期盼，“大年三十”终于到了。一大早我便和家人到校园里转了转。这时的党校早已是一派过年景象。楼门口张贴了巨幅福字；东门挂起了红彤彤的大灯笼；保安室也贴上了窗花。走进党校，顿有心旷神怡之感，潺潺的流水声、嘎嘎的鸭鸣、欢快的游鱼……处处传递着春的气息。临近中午，工作群传来学校食堂为留京过年职工准备了午饭的消息。学校不仅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卤煮等北京小吃，还允许每人免费打包菜品带回食用。这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学校对大家的关怀和照顾。回到家里，我们将早已准备好的福字、春联贴在了门口。接下来便是同家人、朋友通话或视频，等待大年夜的到来。我这时才得知，原来绝大多数大江南北的亲朋好友都选择了就地过年，不禁为疫情面前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责任感点赞。

临近7点，我们应邀来到同事家里集体过除夕。一进同事家门，令我惊讶的不仅是丰盛的美

食、喜庆的装扮，更是他的屋子竟能容得下这么多同事！过了8点，我们便合计一块包饺子，有的同事从家里带来了擀面杖，有的带来了篦子，也有的带来了山西老陈醋。大家各司其职，有的调饺子馅，有的擀饺子皮，有的下手包饺子。不到1个小时，上百个饺子便包好了。过了11点，家里有电热锅的同事，拿着包好的饺子和一次性盘子，回家将饺子煮好了，再端回同事家一同享用。临近12点时，我们又共同端起酒杯，逐个为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由于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我便借此与大家共勉：共同努力，在党校书写属于我们的奋斗岁月。

留在学校过年，心里总是感觉放不下科研。经过初一、初二两天的休整，初三便开始重新投入到读书、工作中了。离家过年似乎少了一些年味。“年味”是什么？可能就是长辈的唠叨、家里的饭菜，还有无拘束的放松，忙忙碌碌了一年的身体、神经真正地松弛下来。可在党校过年又别有一番滋味，那是领导的关怀、同事间的情谊和成长的感悟，不但有祥和的气氛，还有勉励人奋进的力量。由于疫情原因，2022年春节同样留在党校过年，同样经历了各种温暖与感动。如今2023年春节又要临近了，不论到哪里过年，在党校过年的经历，已化作我们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

